

東方啟曉

周冷著

花城出版社

东 方 欲 晚

周 冷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欲晓

周冷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ISBN 7-5360-4696-0

I . 东 ...

II . 周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507 号

责任编辑：殷 慧

封面设计：罗卓伟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6.125 1 插页

字 数 50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696-0/I·3720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周玲，男，汉族，1938年生，安徽人。现居北京。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工作，至今未变。

1955—1958年香港《明报》，任副刊编辑、文学评论员。

1958—1960年《人民日报》。

1946—1949年香港《新亚报》、《文汇报》、《大公报》等报刊文学副刊编辑。

1951—1955年在燕京大学、东北师大任教。

1955—1961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文学评论组组长。

1961—1963年任《人民日报》学生文系编辑组组长。

1963—1969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文学评论组组长。

1977—1983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文学评论组组长。

1983年退休。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文学评论部主任。



● 在杭州西湖边



● 解放初在杭州公园



● 晚年退休在家



● 安度晚年

序

迎接黎明的人

张白怀

这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出自新闻界一位老战士之手，写的是一个期盼黎明、迎接黎明的故事。

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褪色的记忆了。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作为历史背景揭示了国民党长期经营的一家大报社内部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一场激烈斗争。如果说得明确一点，这家大报社的原型就是国民党CC系的重要宣传堡垒《东南日报》。这家报社位于杭州城市中心众安桥——此处是南宋爱国民族英雄岳飞被害的风波亭所在地。《东南日报》是以“党办民营”姿态出现的有相当影响的报纸。早在30年代，这家报社建了一座四层法式洋房。抗战时期分别出版浙江丽水版和福建南平版，为国民党高层所看重，蒋介石根据陈布雷的推荐，甚至邀请原社长胡建中出任重庆《中央日报》社长。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东南日报》宣传“戡乱”不遗余力，问题是国民党“魔鬼的手掌也有漏光的处所”，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报社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待机而动，挫败了报社当局一个又一个阴谋，在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渡江大军解放杭州，人民群众终于迎来了光明和自由，这家报社拥有的现代全新印刷设备便完整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了解以上迎接解放斗争的史实，对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会有帮助的。

当年我辈歌唱黎明、迎接解放的年轻人，今天早已成了耄耋老者。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东南日报》被接管，5月9日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创刊。这座法式洋房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中成为了浙江电视台，90年代拆建成了金融大厦。从此，一点历史陈迹也难以寻觅了。当21世纪的强力旋风迫使人们更新观念，认识和追求新的普世价值的时候，这部被一个老人重新拾起记忆而写下的故事，仅仅是天下奇观钱塘潮的一朵浪花而已，它能给后人什么激情、启示或思考呢？

1999年是《浙江日报》创刊50周年。我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曾经应约为该报《五十年的足迹》一书写过一篇有关文字，题目是《原“东南日报”员工迎接解放斗争纪实》，这是对上述史实的仅有的文字记载。当年这个斗争是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直接领导的，应该在地方党史上有所叙述，可惜时过境迁，这一页竟是空白。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人民群众的集体记忆。我想，原《东南日报》员工们的反拆迁护厂斗争，是杭州人民迎接解放的历史的组成部分，以此作为题材并通过文学形式加以反映，应该得到肯定。它的意义首先是真实而非虚构，真实就是在那分特定历史时段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有内容都是有其人、有其事的，不是作者虚构想象出来的，其次这部作品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回忆录，在这个作品里可以看到历史转折关头的人间百态，人的灵魂和心态都是活生生的；以我的涉猎范围，还没有读到过描写解放前夕新闻界地下斗争的文学作品，这可能是少有的一部。再次，这部小说以一种思想信仰为骨架，以精神力量的张扬为基调，而它的人物被历史赋予的使命却是物质的——保护全部资产回归人民所有。不应该忘记的是，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鸡飞狗走，但国民党特务并未放下屠刀，整个城市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1949年4月26日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中统特务组织逃跑前夕，在艮山门外下菩萨地方，将金甲武等12位青年革命者集体枪杀。此时在报社内部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正在以特殊的形式——组织所谓“兄弟会”掩人耳目，公开提出反拆迁、反逃亡、遣散

的口号，斗争的尖锐程度比文字描述的情形激烈得多。小说的主要之点在于它写出黎明是怎样到来的，一座顽固的宣传堡垒从内部被占领了，一份崭新的人民的报纸诞生了！那是中国遭受美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时期，拥有新式进口印刷机，意味着掌握快速的宣传手段，如同从敌人手中缴获新式武器一样，对克敌制胜是不能低估的。同时不应该忽视的是，迎接解放的斗争，在争取人、团结人方面取得的良好效果，除个别反动分子外，大部分编采人员、技术人员及经营人员跟共产党走，为我所用。不知道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如何接管国民党报社，至少我们看到杭州创造了一个小小的范例。

说到这里，我想应该谈一下作者的情况。

上述《原“东南日报”员工迎接解放斗争纪实》一文中写道：“有句话说，共产党像一颗种子，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迎接解放斗争中周振国（周冷），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广泛联系群众，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的角色。早在1935年抗战前夕，他在香港、广东参加抗战救亡运动，随后入党，因在北上打内战的国民党部队中搞策反失败而留在浙江。1946年他考上《东南日报》社，到1948年任资料室主任。他主编的时事副刊《一周间》，经常作政治时事形势综述，受到读者关注。又主编《青年版》，吸引了众多的青年读者。也正因如此，地下组织同他接上了关系。他的地下斗争经验，使他敢于以国民党上层政工人员面貌出现于报社负责人面前，以此迷惑他们并取得信任，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这是反共老手做梦也想不到的。据有关同志回忆，解放前夕，报社高层领导指示当时的应变委员会，有些物资可以不要，但是从创刊起的杭州《民国日报》（《东南日报》前身）和《东南日报》全部合订本，必须装箱运往台湾。时任资料室主任的周冷，对这一指示阳奉阴违，把全部合订本藏了起来。这些有史料价值的合订本，现在完整地保存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浙江日报》创刊后，周冷任特派记者，1950年调回广州工作，曾任新华社记者、广东广播电台副台长。“文革”后任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他进入晚年后，在疾病折磨中，坚持不懈，断

断续续地写下了几十万字。可惜生命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当故事发展中黎明正要到来的时候，他却不能不永远搁笔，悄悄地走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东方欲晓》，实际上是一部未完成稿。

我是作者周冷的广东同乡。不同的是我是生长于上海，长期在上海、浙江工作，广东佬色彩淡化了，而周冷说一口十足的广东腔，在杭州完全是个“异乡人”，我们相识较晚，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我们在新创刊的《浙江日报》相遇，从此一见如故。2003年4月25日周冷同志病逝，当8月19日从广州传来噩耗，我们都感到十分悲痛，朋友们联名发去唁电，对周冷同志在迎接杭州解放斗争中的卓越贡献表示了深深的敬意。

我们对一部写于生命晚年作品，不能有什么苛求。但是一部作品诞生以后，对它的客观评价总是存在的。周冷同志是个新闻人，在塑造人物性格等等艺术技巧方面，不能不受到局限。以我所见，这部作品存在的主要缺陷，在于不深不透，我们所知道的很多细节都没有被充分利用。特别是结构方面，前面部分拖沓松散，后面部分未能充分展开，这对作品内容的丰富性、艺术性、完整性是有影响的。应该指出，作者刻画对立面人物时，笔力有所不逮。那个准备逃亡的下令拆迁机器的国民党重要人物是漫画式的。事实上，报社当局对赤色嫌疑分子早已有所注意，副社长刘湘女对一位有左倾思想的副刊主编试探说：省党部对你很怀疑，我对他们说你不会的，不过思想有点左倾，不会是共产党。这位主编神态自若地回答：我这个人不关心政治，更不想卷入政治斗争。我只想当一名文学作家罢了。这样的场面在小说里并没出现。作者晚年带病执笔，只能想到什么写什么，能把情节铺陈出来就算是他的成功。我们对他在病中做出的努力表示钦佩。作者生前同我们的书信来往中也谈到要写小说，我们当时并不当真，直到他逝世后，杨月辉同志把经过儿女整理打印的文本从广州寄来，我们才为他叹了口气。须知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特别是当年与周冷并肩战斗的老谢同志，长期患肺气肿，现已八十七岁高龄，他用三个多月时间，每天耐心阅读，认真校

改，文本上到处留下他的笔迹，真正表达了对老战友的深厚情谊。周冷同志的遗作得以问世，使我们感到欣慰。

《东方欲晓》形象地表明了一个黑暗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一个光明时代的开始。一位读了这部作品的老报人发表议论，说，许多年了，我期待中国文学界出现大手笔，写出一部反映报人知识分子命运的巨作。他的意思是中国新闻界的“百年沧桑”已交给历史家，我们更关注的应该是现实。关于这一点，我个人也有些想法。问题是历史前进了，现实也变了，回顾几十年新闻界的风云变幻，人们走的路已经很长，很远，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了。不必说文学巨作，就是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新闻报刊史，恐怕也是一条荆棘之路，我们对现代媒体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为老战友的遗作写了一点背景材料和读后感，想不到话扯远了，请读者明智判断吧！

2005年6月25日于杭州

小说主要人物

- 程琪——浙江省国民日报社副刊记者，戴眼镜，精明干练，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组织革命队伍，策划报社工人团结起来，抗敌斗争。
- 辛岳——《国民日报》副刊编辑，资深报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 陈善文——报社评论版科长，是报社大主笔。秃顶光头，圆脸大耳，直鼻大嘴，他为人正直，进步人士。
- 戴凡——通讯版编辑，为人正直、有骨气，积极靠拢党组织，进步人士。
- 黄明达——杭州市共产党地下工作领导人。
- 胡定——要闻部主编，善于跟风，八面玲珑，是个油坛子。他长三角脸，戴黑眼镜。
- 许迟——《国民日报》特派记者，诨名“包打听”，他嘴上留有小胡子，奸狡下流，是追随反动势力败类。
- 张生——《国民日报》新闻版记者，刚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参加工作不到两个月，青年人，充满朝气，思想单纯，爱国爱民，有正义心，追求进步。
- 郑渊文——浙江大学中文系女学生，张生的表妹，因参加浙江学生学潮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生死不明。
- 马友伦——报社排版车间工人，革命烈士的后代，他积极靠近共产党，是革命斗争的骨干分子，参加抗敌护厂运动。他长得瘦削的长脸，老成持重。
- 雷鸣——印刷厂工人，身体健壮，声音洪亮，发亮光头，粗眉大眼，爱恨分明，是坚定的革命分子。
- 李文浩——报社校对，是雷鸣的棋友，靠近革命进步人士。高高瘦瘦，有些驼背。

- 张导民——报社发行科工人，爱唱“逍遥游之歌”，对国民党当局不满。他是个有心人，通过消极怠工对抗反动派。
- 胡进中——国民日报社社长，为人处世很精明，长袖善舞，手段圆滑，城府很深。他提倡文人办报，书生议报，党报民办，小骂帮大忙，深得国民党上层人物赞赏。他长得又肥又矮，戴一副金丝眼镜。
- 徐君烈——报社副总编，国民党特务走狗，为人反动，心毒手狠，是胡社长的心腹。
- 许秀亭——原浙江省国民党宣传部长，代管“国民日报”社长，反动分子，一心想当国民代表。他长长的脖子，干瘦脸孔，一副黄板牙，又老又瘦，为人心肠狠毒。
- 汪保圣——国民日报社总编辑，喜怒不形于色，善于两面派。他长得又圆又胖，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 郑洪湖——报社经理人，是胡社长的红人，唯命是从。他贪生怕死，唯利是图。
- 田化明——报社工务科长，曾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投敌，是个反动分子。他长有两只老鼠眼，善于投机取巧。
- 陈 郎——国民党特务，是个化装成“红旗特务”的人，诱骗进步人士上当，死心为反动派卖力。

目 录

第一章	寒流	1
第二章	渴望	9
第三章	你懂得打麻将么	18
第四章	一首诗	24
第五章	生日	30
第六章	滚	38
第七章	张生的奇遇	47
第八章	怎样写新闻	56
第九章	暗斗	68
第十章	为什么要走呢?	77
第十一章	新三吏	85
第十二章	宋子文下台	94
第十三章	请客	106
第十四章	米	121
第十五章	木匣子的故事	134
第十六章	五月流火	146
第十七章	乌云压顶	170
第十八章	我要安静	181
第十九章	接头	192
第二十章	五个胆	200
第二十一章	“畏罪自杀”	209
第二十二章	不食嗟来	219
第二十三章	好人难找	229
第二十四章	红旗特务	240
第二十五章	党	253
第二十六章	这是什么世界	258

第二十七章	秀才造反	270
第二十八章	串 连	294
第二十九章	交 锋	306
第三十 章	以退为进	316
第三十一 章	苦 郁	327
第三十二 章	党员登记	338
第三十三 章	偷偷摸摸	347
第三十四 章	谣 言	355
第三十五 章	俱乐部的故事	362
第三十六 章	大掠夺	385
第三十七 章	梁庄的遭遇	393
第三十八 章	鸿门宴	401
第三十九 章	摸 底	407
第四十 章	免费旅游	414
第四十一 章	教训他一下	422
第四十二 章	信	430
第四十三 章	传 媒	440
第四十四 章	晚 餐	450
第四十五 章	应 变	464
第四十六 章	两面三刀	472
第四十七 章	闹 剧	482
第四十八 章	鸡飞狗走	489
第四十九 章	天快亮了	499
第五十 章	解放了	505

第一章

寒流

公元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西伯利亚寒流到了，湖山秀美，风景如画的杭州市，气温骤然下降，西北风刮来，冷气逼人，到处都显得有点萧萧瑟瑟。

程琪昨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嵊县的三叔来了杭州，要他今早十点钟去益群书店见面。电话并没有说是什么人打来，但他一听到，脸上立刻容光焕发，仿佛解决了一件重大的心事似的，兴奋异常，下班回到宿舍几乎一夜都没有睡，九点便折好一份报纸塞进裤袋，悄悄去赴约了。

益群书店在延龄路转角的街口。许多商店的橱窗四周，斜斜歪歪的贴满五颜六色的海报，写着“买一送一，机会难逢”、“五折倾销，不计成本”等字样。马路两旁挤满了衣着光鲜的人流，到处都呈现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程琪心里也洋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欢乐，随着人流向目的地走去。快要到了，忽然，心里微微一跳，走到书店的对面放慢脚步，也斜着眼睛，朝附近四周张望了好一会，看见没有什么异常，又再兜了一个圈，仔细审察一番，然后掏出那份报纸，夹在左胁底下，毅然决然的走进这间普普通通的书店。

时间还早，书店里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顾客。围绕着当中那张长台，摆满新出版的杂志，程琪也走近去随意挑拣了一本杂志来看。他瞥眼往四下瞧了一瞧，约定的符号还没有出现，便屏息以待的低头看书。

四周很静，门外不时飘进来汽车喇叭声和行人细语笑声。时

间慢慢的过去，程琪心里却越来越不平静。正在这时，眼前一亮，一个身材魁梧，穿着长衫的中年人，左手拿着一沓报纸，步履安详地从外面走进来了。

程琪全身猛地一震，耳朵嗡嗡叫响，他竭力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赶快弯腰把手上的杂志放回原处，把胁下那沓报纸拿在手上，往空中晃了一晃，转头和这个人打了一个照面。这人神态严肃，浓眉下目光炯炯，眼角刀刻似的有几条鱼尾纹。他漠然地从程琪身边经过，一直向里面走去，没有睬他。

书店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变得肃静了，程琪悄悄望着这个人，看见他从容不迫的在书柜面前站着，掏出一本书来翻，过了一会，再插回去，然后转身出来，瞥了他一眼，走了。

程琪尾随这个人，离开了书店。这个人从熙熙攘攘的闹市往宽阔开朗的湖滨路走去。一阵北风吹过，把这个人的长衫卷起来，把凋落的梧桐树叶刮得像飞鸟似的满天飞舞。程琪加快了几步，走到他身边。这个人转身和他点了点头，好像早就相识似的，说：“你来了很久吗？”

程琪突然一惊，板起脸孔，正想走开，这个人又低声说：“老程，四婶托我向你问好。”

听到四婶这两个字，程琪才孩子般的笑起来，一个劲的握着这个人的手：“三叔他老人家……”

说着高兴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左手都拿着一份报纸，见面后，听到对方讲出四婶这两个字，然后，自己要回答三叔这两个字，这是程琪从嵊县转到杭州来掩蔽的时候组织交给他的联络符号。可是，他到杭州半年多了，日盼夜盼，始终没有人拿着这个符号来找他，好不容易，直到今天，这个陌生人才云开雾散的出现在他的面前，准确无误地对上符号，接通了关系。他多么激动啊，这个符号仿佛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伟大力量似的，一下子使他和这个陌生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的接近起来。他眼前一切都变得非常明亮，不但几个月来那种身处茫茫大海的孤单感觉倏然消失，而且，想到这种曲折复杂危险的事情，在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统治得十分严密的

地方，四明山区的党组织把他的关系转到了杭州地下市工委，杭州地下市工委又派了同志来和他接上了头，今后可以在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了。

程琪憨憨的笑着，紧紧握着这人的手不放，这人却低声说：“老程，别那么激动。”

湖滨那边的高山上，太阳从白云里钻出来，在碧蓝色的辽阔天空中，放出一束扇形的光线，把偌大的一个西湖，照得水波闪烁，炫目。堤岸右边的丛林里露出了一间茶馆。这人一边领着程琪向茶馆走去，一边在他耳边说：“我叫黄明达，草头黄，明白的明，通情达理的达。对外界说我是肖山中学教师。我们是文字之交，通过投稿相识的。今天在路上偶然遇见，其他你可以推说不清楚。”

程琪默默的听着，不禁凛然产生出一种临近战场的感觉，心微微跳动起来。他知道，黄明达这番话，是预先和他准备好应付意外时的说词。他不觉环顾四周一眼，但见舒平坦荡的长堤上只有几个游客在凭栏眺望，停泊着许多小艇的码头附近，聚集着一群人，正和一些艇家讲价钱雇艇游湖，茶馆外的草坪上在阳光照耀下冒出一层雾气，空气冷冽，却没有什么异常的气氛。

他俩好像游倦归来的旅客，踏着地上的白雪，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肩并肩地走进茶馆。

茶馆的大厅宽敞幽静，粉墙上挂有一些字画，四周摆满一排排台椅，也许现在还不到热闹的时候，喝茶的没有几个人。黄明达在临湖那边找了一个座位坐下，随手推开一扇窗门，探头望了一望西湖，高声说：“老程，跑了半天的路，累了吧，在这里歇一歇脚，我们再去孤山看梅花。”

他有点微黑的四方大脸，嘴角下露出一丝笑容，等堂倌把两杯清茶，几碟点心放在桌上走开时，才捧起杯茶，一边慢慢呷着，一边打量大厅一眼。突然，压低声音说：“抓紧时间谈吧！”

于是程琪双肘按在桌上不时觑着对方，开始谈起他的工作来。

程琪是浙江镇海县人，父亲是渔船的轮机工，他从小在东海